

今野敏

曙光之街

曙光の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曙光之街

(日)今野敏 著

龚群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曙光之街/(日) 今野敏著; 龚群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133-0342-2

I. ①曙… II. ①今… ②龚…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7822号

SHOKO NO MACHI by Bin Konno

Copyright © Bin Konno,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sawa Office,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Beijing



谢刚 主持

曙光之街

(日) 今野敏 著; 龚群 译

责任编辑: 王 萌

统筹编辑: 褚 盟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九 一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116千字

版 次: 2011年9月第一版 2011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342-2

定 价: 23.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1

十一月二十日 十九点十分
莫斯科郊外 多米托罗夫斯卡亚

窗玻璃上布满了晶莹的阿拉伯式花纹图案。

霜凝结在窗玻璃上，显示出外面的寒冷。维克多·塔克奥维奇·奥奇塔坐在铺着旧毛毯的床上，看着这一切。这是冬天的常见景象，让人在美景的包围中，感受到大自然运营的微妙和不可思议。

现在不是欣赏窗户上霜花的时候。在这间破旧的公寓里，只有一个小小的灯油炉。冬天的寒冷毫不留情地侵入到房间的每个角落，似乎要将一切都冰冻起来。灯油炉做着徒劳的抵抗。即使在房间里，手也是冰冷的。

灯油也很快就要见底了。目前面临着买食品还是买灯油的选择，没有足够的钱同时买这两样，房租也拖欠了很久没有交。在苏联时代，至少不

必为房租和暖气费操心。他不禁回忆起这些往事，当然，再怎么回忆也无济于事。

现在要考虑的事情还有很多。首先必须筹到钱，但是借贷无门，就算借到了也不知道能否偿还得了。维克多在土木工程的建筑工地工作，勉强度日。然而在冬天，工作锐减。

他想找一个可以抱怨的人，但是想不起一个合适的对象。于是，他再度呆呆地凝望着窗户，任由时间悄然流逝。

亚历山大·奥涅恩科的来访就是在这个时候。差不多是相隔十年的再度相见。

但是，维克多并没有怀念过他，首先涌上心头的是对他突然出现的疑问。他站起来礼貌性地和对方握了握手。奥涅恩科以前是维克多的上级，所以必须尽到礼数。

奥涅恩科露出嘲讽的笑容说：“这个公寓不错嘛。”

和以前一样，他的眼神中毫无笑意，反而是嘲讽的感觉更加强烈。

维克多直视着奥涅恩科说：“对，和你养的狗住的狗窝差不多……”

奥涅恩科的脸上仍然是嘲讽的表情。“你不想赚钱吗？”

“这个……”维克多慎重地回答，“谁都想赚钱吧。”

不过，赚钱的方式是个问题。奥涅恩科曾经率领过 KGB^① 特种部队，维克多在他的指挥下完成过几次作战。然而现在的奥涅恩科是一名黑手党成员，扮演新兴财阀保护伞的角色。

KGB 解体的时候，很多人才都转移到其后继组织 FSB^② 继续任职，不过像奥涅恩科这样在派系斗争中失利的这帮人，则因被解雇而失业了。作

① 即克格勃。

② 即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为其部下的维克多，也遭受了相同的命运。

奥涅恩科再次环顾室内。木窗框上油漆斑驳，密封性和铝合金窗户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地板是廉价的亚麻木，有些地方因结合剂脱落，已经翘裂了。

厨房的水龙头生了锈。墙壁上绿奶油色的油漆也脱落得很厉害。打开厨房旁边的门就是走廊，从走廊上吹来阵阵冷风。

天花板上污垢斑斑。房间角落里的暖气管毫无热气。莫斯科有四处巨大的水暖设备，向市内所有的住宅供应热水，但位于郊外的这些廉价公寓是享受不到这种恩惠的。

奥涅恩科没有脱下身上的大衣。这是一件高级的黑色羊毛大衣，富有光泽。大衣领口露出的领带大概来自意大利，想必是高档名牌货。

奥涅恩科把视线移回到维克多脸上，开口说道：“以你的能力，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我只能在建筑工地做体力活，没什么能力。”

“你在我手下的时候，非常优秀。”

“是那种事？”

“不错。我想请你杀个人。”

维克多并不惊讶，奥涅恩科就是生活在那样一个世界里。这是一个很合适的造访理由。

维克多摇头道：“我已经不想插手那种事了。”

“我知道，所以你现在过着这样的生活。你以前的那些同事们都发挥以前的能力，有的做保镖，有的做警卫。可是你，却不打算运用这种能力，甘于过这种平凡的生活。”

“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活法。”

“就算是你，在 KGB 解体后，也曾经作为雇佣军在波黑打过仗。直到

那个时候，你都生龙活虎。然而，现在怎么样？吃了上顿没下顿，坐在房间里束手无策。”

维克多目不转睛地看着奥涅恩科。

“我厌倦了那种泥沼里的战争生活。这和在 KGB 时代击退东南亚海盗的体验不同。”

“也就是说你经历过真正的战争了。因为击退海盗可是为了赚外币而受人雇佣、开着直升飞机去进行讨伐的战争呐。”

“对波黑的回忆，只有整个人完全被卷入到战场上的仇恨。比起枪战，奸淫、私刑让我受到的打击更大。憎恨深深地刻进了我的心里。当我发觉的时候，双手已经沾满了鲜血。所以，我结束了自己的战场生涯。”

奥涅恩科的脸上再次浮现出轻蔑的笑容，这种世故的表情让人动怒。

“我也经历过阿富汗战争。战争就是这样一种东西。而且，经历过战争的士兵，之后的人生会分成两种：有些人精神受到创伤，有些人则一蹶不振。我很清楚这一点。你显然属于后者。”

“我自己并不这么认为。”

“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了解自己？”

“无论如何，我已经洗手不干了。”

“这是个回归的机会。你现在没有生活在你应该生活的世界里。”

“大佐，我……”

奥涅恩科竖起食指说：“你叫我大佐，这就是你还没有忘记过去的证据。”

“不是的。”

奥涅恩科打断想反驳的维克多。“预付款两万美元。如果你接受这个任务，我现在就付。”

维克多本想当场拒绝，但最终把话咽了回去。

两万美元对奥涅恩科来说或许微不足道，然而对现在的维克多来说却是一笔巨款。只要有五千美元，拖欠的房租就可以马上结清，也不用指望去借那些根本还不了的钱，灯油和食物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如今的莫斯科金钱至上。

浑蛋……

维克多在心里自言自语地骂道。

这是在把灵魂出卖给金钱。

看到维克多在默默地考虑，奥涅恩科觉得有希望。

“事情办妥以后，再付两万美元。所需经费另外给你，比如机票和住宿费……”

维克多不禁反问：“机票？”

“对。目标在国外，是一个日本的黑社会成员。就算杀了他，也不会良心不安。”

“所以你来找我？”

“不错。这个任务对你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维克多的父亲是日本人，名叫冲田武雄，以前在北海道靠打渔为生。虽然维克多面部轮廓很鲜明，但看起来并非不像日本人。再者，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

受父亲的影响会说一点日语的维克多，在陆军部队的时候被 KGB 提拔，派到莫斯科大学接受了专门的日语教育，后来去苏联驻日大使馆任职，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苏联解体之前，他曾经以日本人的身份从事过间谍活动。

奥涅恩科现在想利用他的这段经历。

人都贪财，尤其是贫困的时候。维克多迫切地需要钱，马上能到手的两万美元有着难以抵挡的魅力。而且，正如奥涅恩科所说，这并非维克多

不能完成的任务。

“为什么一定要杀那个黑社会？”

“这种任务有应该遵守的规矩，不问多余的问题就是其一。你没必要知道。”

“就算没必要，我也想知道。”

“在我们这一行，风险管理最重要。尽量不泄漏情报是风险管理的第一步，不过……”

奥涅恩科沉思起来。维克多觉得这不过是他在装腔作势罢了。

“是啊，你不是一般的杀手，是我的朋友。我就跟你简单介绍一下吧。这是我在生意上的纠纷，目标人物的那个黑道分子背叛了我，把一件东西带去了日本。我绝不能原谅背叛。这件事，有必要给俄罗斯和日本两方面的同行们一个交代。”

“仅此而已吗？”

“仅此而已。”

“感觉重要的情况我一点没听到，是因为我太笨了吗？”

“不能再多说了。”

维克多耸了耸肩说道：“我考虑一下。”

奥涅恩科目不转睛地盯着维克多。“很遗憾，你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我给你透露了这么多，你只能接受这个任务，否则你会落到被杀手追杀的下场。”

“这就是风险管理？”

“这就是风险管理。”

奥涅恩科从怀里取出一个信封后，打开信封口给维克多看。里面装的是一沓美元，两百张面值一百美元的纸币，一共两万美元。

维克多放弃了思考。他需要钱，无法抵抗眼前这两万美元的诱惑。完

成任务后，还能再入手两万美元。

作为杀人的报酬，这个价格并不低，可能因为对方是黑社会吧。黑帮分子是十分麻烦的对手，背后会有一个组织，不过维克多认为只要认真去做，这件事并非不能做到。正如奥涅恩科所说，自己可以作为日本人展开行动是一个优势。

维克多原本就觉得人生已经结束了，在这个瞬间，他更加感觉到失去了什么关键性的东西，所有的骄傲都出卖给了金钱，自己什么都没有剩下。

“我想确认一点。”

“什么？”

“你刚才说那个黑道分子拿走了什么东西，需要夺回来吗？”

“没必要，我已经不需要了。这只是面子的问题。”

“为了面子而花四万美元吗？”

奥涅恩科笑了起来。

“想必你也知道，这笔钱对我来说并不多，只是宣传费用。俄罗斯也变了，现在是需要做宣传的时代。”

十一月二十七日 十七点四十分

谢诺梅杰沃第二机场

维克多从谢诺梅杰沃第二机场出发飞往成田。气温为零下五度，这是莫斯科冬季比较暖和的一天，灰色的天空下雪花飘舞。维克多的生活和海外旅行无缘，所以他几乎不知道和苏联时代相比，机场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柜台里的办事员脸上有了笑容，免税店的数量和品种也大大增加，处处散发着自由主义经济的气息。

虽然机场职员仍旧留有官僚主义的痕迹，板着脸工作，但自由主义经济下的服务意识确实已经开始蔓延。在维克多看来这种变化让人吃惊，他从来没有想过俄罗斯这个国家会引进服务这个概念。

服务可以用钱买到。果然，到处都需要钱。为了钱，即使失去很多东西也……

因为飞机是往东飞，天色很快就暗下来了。飞机上在播放俄罗斯电影，但是维克多无心观看，他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在夜间飞行的倦怠中回忆日本。

维克多在驻日苏联大使馆任职的时候，曾经使用过山田胜这个名字，是 KGB 准备的身份。

日本的物价水平和苏联天差地别。日本富裕又和平，不过，维克多享受到的只是和平。当年的维克多不喜欢日本，他认为所有的日本人都沉溺在温水中安于现状、自甘堕落。

开着嘈杂的街头宣传车在大使馆周围活动的政治结社的那帮人，用维克多的话来说，也是自甘堕落；盯梢和苏联有关人员的那帮公安警察，同样自甘堕落。

维克多不能原谅自己身体里流着日本人的血这一事实，他不想和堕落的人为伍，当时很认真地想过这一点。那时的维克多还很年轻，他在日本的时候是二十几岁，而现在是四十岁，基本上所有的事都可以接受了，难以接受的事情也必须接受。他现在明白了，这就是人生。

维克多甚至很期待前往日本。那里是父亲的故乡，是把父母驱逐出去的国家。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对这一点很气愤，但是现在已经感觉不到愤怒了，只是觉得父亲当年应该也很想回去。

维克多的父亲，冲田武雄，年轻时，在捕鱼的时候被苏联的船只捉拿

后，被扣留在萨哈林^①一段时间，并在那段日子里，和维克多的母亲罗莎相识。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重要的一点是，两人就此陷入爱河。

武雄决心和罗莎结婚。当时北海道的渔民都很仇恨苏联人，当武雄要把罗莎接到北海道的时候遭到了各种抵制。忍受不了这种生活的两人，不久后移居到萨哈林。

武雄在萨哈林继续以捕鱼为生。在维克多年幼的时候，武雄出海时遭遇了狂风暴雨，不大的渔船瞬间倾覆，他没有能够回来。

母亲罗莎为了找工作，带着年幼的维克多来到莫斯科。她拼命赚钱，靠着女人的一双手抚养自己的孩子。在维克多十二岁的时候，她因为过度疲劳和营养不良而死于肺炎。

被送到孤儿院的维克多尝尽了生活的艰辛。孤儿院简直就像收容所，床单永远是脏的，吃的只有没有料的汤和硬面包，澡也不能好好洗，整幢房子里总是飘着一股排泄物和汗的气味，肥胖的女管理员还常常毫不留情地殴打他。

维克多十八岁的时候志愿成为一名职业军人，就是因为想尽早自立。他并不了解军队到底是什么，只是因为可以离开孤儿院，有地方住，还有工资，而加入了军队。

回想起来，从十八九岁到三十三四岁，在军队和 KGB 里度过的这段岁月也许是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光。维克多在军队里如鱼得水，并不觉得严格的训练有多么痛苦，也乐于学习使用枪支和战斗的技术，很快就崭露头角。

如今的维克多就像失去了灵魂，完全没有对将来的希望。即使这样，仍必须活下去，最终落到了从黑手党那里接受杀人任务的地步。

这个任务结束后，奥涅恩科还会带来别的任务吧，维克多不认为一次

^① 俄罗斯远东行政区，包括库页岛和千岛群岛。

就会结束。对于可以利用的东西要彻底利用，这既是黑手党，也是奥涅恩科这个男人的做法。

或者，有可能暗杀那个黑社会失败，自己反而被杀。维克多觉得就算这样也行，他可以不用再考虑将来的事了。

目标人物的名字、住址、脸部照片等资料都装在旅行箱内的信封里。这个名叫津久茂行雄的黑道分子，是津久茂兴业这家公司的总经理，五十六岁。照片上的他，头发稀疏而油腻，看上去精力充沛。从照片上看不出体格，但听说身高一米六五，稍许肥胖。

对方的情况最好不要了解太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和此次任务没有关系，不过是个目标而已。

维克多打算确认了津久茂行雄的住所和相貌后，就立即销毁他的照片和写了地址的便条。

从离开俄罗斯起，维克多就已经变成了日本人。奥涅恩科事先准备了伪造的护照和俄罗斯大使馆发行的签证。签证有进入日本时使用的和离开日本时使用的两种。彻底变成了日本人的维克多，在成田机场装出从俄罗斯回国的假象；完成任务后，则制造出再次前往俄罗斯旅游的假象。奥涅恩科办事，向来没有差错。

维克多只能祈祷自己的日语没有生疏。刚到日本的时候多少会有些不自然，但过了几天应该就能习惯，语言这种东西就是这样。格斗的技术也一样，危机来临的时候，身体一定会随之做出反应。维克多抱着双臂闭上眼睛。飞机降落前还有一次简单的餐饮服务，他打算在那之前先睡一觉。

维克多在军队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无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都能入睡。在战场上睡不着的人只有一死，要发挥百分之百的能力，能睡的时候就必须熟睡。

没多久，维克多就打起盹来，并很快陷入了深度睡眠中。

十一月二十七日 八点十五分
东京 警视厅内

十三楼。一个谁都没有好印象的数字。警视厅公安部外事一课^①,就在十三楼。仓岛达夫警部补^②下了电梯后沿着走廊往前走。室内虽然开了暖气,但是仍然寒气逼人,大概是因为节约能源吧。

走到座位上,刚想喝杯热咖啡,就听到上田股长叫自己。看来他一直在等仓岛。

他一定有胃溃疡。

① 公安部是隶属于警视厅,主要从事与间谍、政治犯、宗教团体等相关的特殊犯罪事件调查的部门。外事一课主要负责俄罗斯及东欧旧社会主义诸国间谍活动的调查工作。

② 日本的警察从官职上由低到高分别为:巡查、巡查长、巡查部长、警部补、警部、警视、警视正、警视长、警视监、警视总监。

仓岛看到上田股长消瘦的脸颊和眉间神经质的皱纹，总会这么想。上田股长今天早上的脸色比平时更差，他透过镜片，抬起眼看着仓岛说：“课长叫我，你跟我一起去。”

两人跟在公安部外事一课课长泷荣一身后往小会议室走去。小会议室里也冷飕飕的。今天早上的温度刷新了这个季节的最低温记录。

在公安部，即使是简单的碰头也要在没有旁人的地方进行，这和刑警们大声交流信息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仓岛达夫对这个神秘兮兮的习惯有些厌烦，不只是这个习惯，他对公安部外事一课的工作本身也感到厌倦。

朝朝暮暮都和文件打交道。在收集情报的名目下，和谁见了面，以及谈话的内容必须全部记录下来。每天都要把微不足道的聊天内容制成文件，仓岛觉得不厌倦才怪呢。

三十三岁做到了警部补，而且隶属于公务员中被认为很容易出人头地的警视厅公安部，如果再有什么不满，一定会被老天惩罚。可是这工作确实毫无乐趣可言。

说实话，他羡慕刑警的轻松。和总是神经高度紧张的公安部相比，刑事部看上去实在清闲。不知道他们自己是怎么想的，至少在仓岛看来是这样。

泷课长的外貌和外事警察很不相符。头发总是乱糟糟的，而且睡眠惺忪，个子矮胖，看上去是个老好人。可是，这种外表是具有欺骗性的。

不熟悉他的人通常会被他的外表欺骗。不愧是外事一课的课长，他做事十分冷静而透彻，是那种可以笑嘻嘻地一脚踢开公寓房门的男人。

泷课长一屁股坐在上座后，让上田股长和仓岛坐在旁边。

“我收到了情报，有人在计划暗杀行动。”

泷课长交替着看了两人一眼，仓岛不由得把视线转向上田股长。泷课长继续往下说。

“不过，还不清楚和政治有多大的关联，暗杀的目标也不清楚，好像

是一个指定暴力团^①的代表。”

“是黑社会吗？”

听到仓岛的问题，泷课长半睁着犯困的眼睛看着仓岛，瞳孔深处熠熠生辉。仓岛后悔自己问了多余的问题。

“我说的是一个指定暴力团的代表。”

指定暴力团的代表肯定是黑社会。但是，泷课长没有用黑社会这个词，简单说这不过是场面话。如果说暗杀涉及黑社会的话，那就会变成搜查一课、搜查四课，以及暴力团对策课的案子。

仓岛暗自思忖，泷课长似乎不愿意由刑事部处理这个案子，“不清楚和政治有多大的关联”这种绕圈子说法的真实含义也很明显：一个黑帮分子被暗杀，根本不可能有政治上的意图。

泷课长却无论如何要把这个暗杀计划当做公安的案子来处理。仓岛见过很多次刑事警察和公安警察互相较劲的样子，他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对工作如此热心。就算立了功，也升不了大官，再怎么说是职业上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暗杀的人来自俄罗斯。”

泷课长的这句话让仓岛似乎理解了情况。其实并非真的理解了，只是似懂非懂而已。对仓岛来说已经足够了，多余的追问太麻烦。

外事一课现在负责亚洲以外的国家。然而，无论如何，有着曾经负责过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光荣史。直到今天，仍然对从以俄罗斯为首的旧苏维埃联邦来到日本的人十分留意。

泷课长从冷战时期开始就任外事一课工作。仓岛觉得他还不能忘记那个年代。这和那些在学生运动盛行的年代任职于机动队的人一喝酒就大谈

^① 在日本，当暴力团的规模、有犯罪经历的团员所占的比例、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条件符合《暴力团对策法》第三条的相关规定后，将对该暴力团予以“指定”，以便加强对其的监控与管制。

特谈当年的往事没有多大差别。

杀手从俄罗斯来日本杀一个黑帮分子，大概是俄罗斯黑手党和日本黑社会之间的矛盾吧，不可能是政治上的缘由。这是刑警的工作。

然而，泷课长对此十分热心。虽然会议室里寒气袭人，课长却少有的脸颊发红。上田股长的脸色仍然不好，他眨着眼，眉间的皱纹更深了。

一旦上司干劲十足，手下的人就要辛苦了，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相同。如果上司是有手段的人，像上田股长这样夹在中间的人会更加不好受。话虽这样说，仓岛并不同情他，因为这份辛苦马上就会轮到自己身上。

“是有人告密吗？”上田股长问。泷课长半睁的眼里又熠熠生辉。

“是从某个渠道来的情报。”

他似乎不喜欢告密这个刑警使用的行话。泷课长对公安的工作引以为荣，认为自己和刑警做的是完全不同境界的工作。

泷课长拿出两份文件。

“这是暗杀者的资料。他叫维克多·塔克奥维奇·奥奇塔，在以前的KGB特种部队工作过。”

上田股长一脸严肃地翻开资料。仓岛也翻开看了看，第一页是传真过来的黑白照片。

仓岛心想：这个人还挺帅，虽然有点洋气，但看上去也像东洋人。

“塔克奥维奇·奥奇塔……”上田股长看着文件说，“就是说他是TAKEO OKITA^①的儿子？”

“是的，维克多的父亲是日本人。”泷课长回答，“据说他利用自己的外表，以前在日本屡次伪装成日本人进行活动。”

上田股长皱着眉头抬头看泷课长，似乎听到了十分重要的情报。

① 冲田武雄的罗马字拼法，此处是上田根据维克多名字的发音，推测出的他父亲的名字发音。